



夜读庄子

◎ 省地质调查中心 王长娟



七月流火，热浪滚滚。夜幕降临，避居陋室，捧读庄子，开启灵魂的清凉之旅。

我知道，庄子生活的时代，战国纷争，群雄逐鹿，血流成河，尸骨遍野。在利益面前，统治者凶相毕露，无恶不作，因而民不聊生，哀哀无告，状如倒悬，危似累卵，“今世殊死者相枕也，桁杨者相推也，刑戮者相望也”。大哲悲不自胜，怒不可遏：“方今之时，仅免刑焉！”

当世诸多思想家，著书立说，奔走庙堂游说权贵。譬如孔子，就带领弟子，辗转各地，兜售周礼，妄想尊古卑今；譬如孟子，在皇帝那儿，大吃大喝，放下筷子骂娘，以帝王师自居。而庄子不同，他深情地转过身来，面向苦难大众，指引他们走出人生的泥淖，寻求人生的幸福。

他用的方法，与众不同。在庄子看来，世界构成于“道”，亦是“道”的体现。时有姓东郭姓氏的哲学爱好者向他问“道”：“所谓‘道’，何在？”答曰：“无所不在：在蝼蚁，在稊稗，在瓦甓，在屎溺。”俗物若此，不足挂齿，皆有道存，可见其余。故而，万物齐一，莫有尊贵。

庄子钓于濮水，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，曰：“愿以境内累矣！”庄子持竿不顾。

放弃名利，甘居贫困，是庄子的选择，而很多人不大理解他的做法，因为“谁不想通过世俗的权力，来杠杆天下，实现自己的乌托邦之梦？”（鲍鹏山语）；可是庄周老师却“持竿不顾”，不随流俗。后世都知道，贫穷的他无奈之下，向河间侯借粟，被对方婉拒后，生了气，留下了一个涸辙之鲋的生动成语。

人生不如意处十之八九，可与人言者仅二三。颠沛于这世上，难免相貌丑陋，难免身体残疾。面对如此情况，是自惭形秽，低人一等，还是面不改色，依然故我？千年之前，庄子既给出答案，都是道的化身，那么身体的残缺与完整、颜值的高上与

低下，则毫无二致。他笔下的支离疏，“颐隐於脐，肩高於顶，会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两髀为胁。”这外貌极为丑怪，令观者心折骨惊，可他本人不为所卑，昂藏而行，活得精彩，不但能够养家糊口，而且周济别人。甚至借肢体之残之怪，拒服兵役、领取救济，“以养其身，终其天年”，活到自然时限。

细数人生之大恐，当是死亡。它是人们头上的利剑，摇摇欲坠，令人惶惶。为之，一些人义薄云天名垂青史，更多人身败名裂遗臭万年。但在庄周老师眼里，死乃必然，“人之生，气之聚也”，“聚则为生，散则为死”。死乃自然，“死生，命也；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”。生死相继，犹如昼夜更替，自然而然，不需人力。死亡，更是释然：“以生为附赘悬疣，以死为决疣溃痂。”面对人生之困，在庄子看来死亡也是一种解脱，虽然无奈，但是彻底；虽然无趣，但是实用！

我知道，庄子深具情怀，悲天悯人，极欲解脱人们于生活不幸的苦海而做自由的存在。他用他超凡的想象和如椽之笔，描绘美好的生存空间，引导人们在这困难的人间，做精神超越，营造“哀乐无变于心”的人生境界。

庄子杳然而去，带着他的人生幸福梦，可他的指点生活迷津的方式，却成了永恒，引动我们顺应自然，不迷名利、无畏生死，简单而快乐、幸福而深邃！

回眸窗外，夏风习习，顺感一片清凉。